略论陆龟蒙的赋体小品*

李秀敏
(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,山西 临汾 041004)

摘 要:晚唐小品作家陆龟蒙,既以小品真实地表现社会现实,阐发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深沉思考,发抒幽愤抑郁之情,又以小品记录自己隐居生活的闲适恬退。在晚唐绮靡的文风中,这些小品突破形式主义局囿,而令陆龟蒙同罗隐、皮日休一道成为晚唐小品代表作家。其中,赋体小品共计 21 篇,构成其小品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或具有诗化特征,或具有议论化、散体化特征,或保留骈俪化特征,彰显出不同的特色。

关键词:陆龟蒙;晚唐小品;赋体小品
中图分类号:I207.22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2-335X(2009)05-0077-03

晚唐作家陆龟蒙(? ——881?),字鲁望,号甫里先生、江湖散人、天随子,苏州吴县人。陆龟蒙诗文兼擅,唐人吴融在《祭陆龟蒙文》中称赞他说:"海内文章,止鲁望而已",[1](P80) 金人元好问也称赏他"学既博赡,而才亦峻洁,故其成就卓然为一家",[2](P769) 虽不无溢美,但亦可见陆龟蒙在晚唐文学中的地位。其诗不仅有兼取陶渊明、谢朓之长而出以清淡闲远的山水田园诗,亦有承继白居易诗歌传统,关心民瘼、指斥时弊,辛辣嘲讽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之作。而他的小品则以艺术手法高妙,思想内容深刻,而卓然自成一家。其中赋体小品又以数量较多、风格多样而著称。宋代杨亿曾称赞陆龟蒙所作之赋"为赋绝妙,人有收得赋材,皆缀辑属对,差次比拟,凡数首有题而未就,盖其构思用工之非浅"。[3](P296) 事实上,这些赋虽以赋名篇,但却是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集中笔墨,真实展现作者自我情感,又因其形式内容多元化,且多为兴之所至,即兴之笔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具有小品应有的性质特征,而堪称为以赋体写就的小品。综观其赋体小品,在他的文集中共计 21 篇,构成其小品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赋体小品自先秦两汉肇端。先秦荀卿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五赋,屈原《橘颂》、《渔父》,宋玉《风》、《钓》二篇,虽为赋体写就,但却因其篇幅短小,行文自由,叙写生动,语至意随,能够真实展现心志,遂为赋体小品之滥觞。降至汉代,具有此种肇始意义的赋体小品,如刘安《屏风》、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、刘胜《文木》、枚乘《柳》、路乔如《鹤》、公孙诡《文鹿》之类的作品,于汉初仍为创作主流,后虽为散体大赋所掩,创作显示衰落之势,东汉末年却又转呈复兴之势。赋体小品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,因其转为自觉创作而数量骤增,创作多向意境深邃处开拓,追求隽永意味,而抒情化成为其审美创作的主潮。此后赋体小品创作再次陷入岑寂,及至中晚唐,作家再次掀起赋体小品创作高潮,柳宗元、韩愈、皮日休、罗隐、陆龟蒙、黄滔、徐寅等作家均有赋体小品创作,相对而言,陆龟蒙的赋体小品在继承韩愈、柳宗元基础上,亦有所创造:其针砭时弊,或直言以刺,或出以讥嘲;其抒发感慨,哀怨凄幽,动人心魄;其述情志,质朴浅易,显示出自己的特色。

一、具有诗化特征的赋体小品

陆龟蒙的《蚕赋》、《后虱赋》、《杞菊赋》三篇赋体小品,均以四言诗写就,不仅具有四言诗体偶句用韵、两句为一单位的形式特征,且角度新颖,于尺幅之中,暗蕴灵动之势,而具有诗意。如《后虱赋》:

余读玉溪生《虱赋》,有就颜避跖之叹,似未知虱,赋以矫之。

衣缁守白,发华守黑。不为物迁,是有常德。小人趋时,必变颜色。弃瘠逐腴,乃虱之贼。

李商隐作《虱赋》云:"亦气而孕,亦卵而成。晨皂露鹄,不知其生。汝职惟啮,而不善啮:回臭而多,跖香而绝。"以虱讥刺见善而欺见恶而怯的小人。陆龟蒙反驳其意作《后虱赋》,实乃借虱"弃瘠逐腴"的特征,

* 收稿日期:2009-05-16
作者简介:李秀敏(1973-),女,吉林长春人,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。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一针见血地痛斥趋炎附势、反复无常的小人是“虱之贼”，连虱都不如。愈见构思之精巧，讽刺之犀利。全文托物以讽，句式整齐却不以对仗精整为务，每两句一韵，富于节奏感与韵律性，语言平易晓畅，质朴无华。显然秉承《诗经》中四言诗《硕鼠》、《鸱鸮》之古拙质朴风格，托物见意，两句一韵的用韵之法。与其说是深具讽刺意味的赋体小品，不如说是具有和谐韵律、结构完整、蕴愤激之情的四言讽刺诗。又如《蚕赋》：

荀卿子有《蚕赋》，杨泉亦为之。皆言蚕有功于世，不斥其祸于民也。余激而赋之，极言其不可，能无意乎？诗人《硕鼠》之刺，于是乎在。

古民之衣，或羽或皮。无得无丧，其游熙熙。艺麻绩，官初喜窥。十夺四五，民心乃离。逮蚕之生，蚕厚丝美。机杼经纬，龙鸾葩卉。官涎益馋，尽取后已。呜呼！既豢而烹，蚕实病此。伐桑灭蚕，民不冻死。

荀卿、杨泉均有同题赋作，赞颂蚕之利民，荀卿言“夫功也，起于绵绵，成于翼翼。颂之难周，论之罔极”，杨泉云“功被天下，为万世文”，本文虽为荀卿与杨泉的同题赋体小品仿效之作，却反其意旨而用讽意。蚕本利民，反成害民之物，引发官吏的贪欲与盘剥，伐桑灭蚕以缓官之盘剥，看似以庄老思想消除文明之意，实乃愤激之语。其意如同《硕鼠》之刺，足见新奇构思。文中三次换韵，每两句一韵，富于节奏感与韵律性，而且层次讲求对比式的跳跃。以蚕生之前上古之民怡然自乐，与蚕生之后官吏屡屡盘剥，民不堪其苦之情状进行对比，更增抨击之力度。

二、具有议论化、散体化特征的赋体小品

陆龟蒙的赋体小品，如《求志赋》、《田居赋》、《自怜赋》等作品，为适应表达情感、摹写现实的需要，不仅句式更加趋向于散体，而且在个别篇章中议论亦得以强化，显示出议论化、散体化的特征。如《求志赋》：

孔子曰：“吾志在《春秋》。”予以求圣人之志，莫尚乎《春秋》。得文通陆先生所纂之书，伏而诵之，作《求志赋》。

语称人之所好，必举嗜欲以为志。余之生也，百无一厚者，惟古学庶几乎可媚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存，安能尽识乎疑义？乐夫夫子之《春秋》，病三家之若仇。得啖、赵疏凿之与损益，然后知微旨之可求。乃服膺而诵之，见圣人之远猷。长风廓其群翳，赫日临乎大幽。又似车坚马良，善御者涉乎康庄；高骠巨舟，工泛者顺其安流。如鱼之就贯，如茧之获抽。伊尹和齐于五鼎，箕子区分乎九畴。酌大中于万古，伟圣心之独断。宜乎沮齐侯于夹谷，斩正卯于两观。沟公墓以掩废逐，隳私城而防僭乱。用千载之遗法，发一辞而可判。况先生之指归，屹波涛而畔岸。虽懿昧而不开，亦思之而过半。

范武子曰：“君子之于《春秋》也，没身而已矣。”吾谓斯言之不诞。

此篇本为述己研习《春秋》之学的趣尚，唐元和之后，《春秋》学已成为一个学术中心，而且多是沿着啖、赵、陆的学术思路。至晚唐，已成为一门显学。陆龟蒙研习春秋之学，继承了以注经的方式批判现实政治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表达政治要求的啖、赵、陆一派的学术理念，故作此篇赋体小品以称之。先言自己唯好古学的宗尚，继而称扬啖、赵、陆一派弃三传而直求圣人之志的解经之法，并举例以证。全篇皆为议论，议论且以比喻象征出之。化抽象为形象，把读《春秋》的心情形象地写出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言及赋时曾云：“以精神代色相，以议论当铺排，赋之别格也。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，以铺排藏议论耳。”[4](P103) 显然此篇偏离赋之要求的小品，应为赋之“别格”。此外本篇句式多用散体，全文除“长风廓起群翳”以下为数不多之句具有赋体铺排特点外，余皆散体。如开篇“语称人之所好，必举嗜欲以为志。余之生也，百无一厚者，惟古学庶几乎可媚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存，安能尽识乎疑义”，结尾言“范武子曰：‘君子之于《春秋》也，没身而已矣。’吾谓斯言之不诞”，句式错落有致，毫无骈偶气息，插入范武子之语，宛若文中论据。总之，本篇以明畅质朴的语言，参差错落之句，述自己的趣尚，真切自然，发言为论，亦切中肯綮，具有议论化、散体化之特征，一扫赋之清便富艳之气。

《田舍赋》依然是以议论取胜，以叙写田舍的简陋为文章的缘起，但为文的目的决不在此，讽时刺世，发抒自己的见解才是文章的主旨。故作者的议论占据文章多半篇幅，“天随子愀然而吁，复自谏曰”以下皆为议论：

禄以代耕，如无禄欤？无禄无耕，为工商欤？有沮溺之贤，以仕易农乎？有轮扁之道，以仕易工乎？有弦高之义，以仕易商乎？今则不然，能无说焉？盖仕不愧禄而揣政，咸率人以奉己。使农工之洎商，民弃其守而趋仕，农之仕，堕于力而希岁；工之仕，巧于文而幸贵；商之仕，射其肥而啖利，所以国靡凶荒之储，家乏完坚之器，人阙有无之备，莫不由是。加以上多而下寡，不胜剥夺之苦，转从盗聚而充炽焉。

议论之中不仅杂以排比句与设问句，且构成古今鲜明对比。农者、工者、商者、仕者本应各司其职，古人不因利禄之欲，舍本逐末跻身仕途，而今之人无法根除利禄之念，扰乱四者各自的职守，纷纷跻身仕途，蝇营狗苟，汲汲于一己之私利，以仕易耕，以仕易工，以仕易商，致使盘剥黎民的官吏泛滥成灾，工者、商者不再劳作，国贫民饥。显然文章并不以体物描写为重，而重在发抒自己的真知灼见。此处所用议论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之句不仅皆为散体，且具一气流转、酣畅淋漓之势。

三、具有骈俪特征的赋体小品

陆龟蒙的赋体小品，如《苔赋》、《采药赋》、《微凉赋》、《秋虫赋》、《中酒赋》、《书带草赋》、《楠李花赋》、《麈尾赋》、《石笔架子赋》、《登高文》等篇，虽或抨击时弊，或展现社会动荡、百姓痛苦不堪的现实，或宣泄怀才不遇的无奈、感伤之情，但却均具骈俪化特征。不仅对仗精整、韵律谐美，而且讲求藻饰，驱事用典，在抒发愤激之情的同时，亦常常流露出无奈、感伤之情。此外，大多数篇章因情见意，融情入景，兼具意境之美。如《秋虫赋》：

败壁秋立，昆虫夜鸣。蛩者角者，旁行却行。一不知其诡状，空太息于繁声。俱沾品汇，共费生成。穴阴阶而负固，抱枯蘚以图荣。退无力役，进不争名。体肖翘而易动，音呜咽而难平。深宫泪迸，逆旅魂惊。香残漏永，月昊楼明。谢临川行乐微吟，应侵古调；刘越石登陴坐啸，更袅余清。唧啧怀谗，凄嘶往愬。缕急如断，弦么欲怒。或自奇而不屈，或相先而并妬。亦有骚客裁录，词人暂赋。已矜床下之光辉，遽笑草间之霜露。悲夫病枕潜移，愁屏屡顾。耿耿宵梦，悠悠远趣。朱云没后，方知直气无前；冯衍归来，始叹高才不遇。

全文借秋景渲染悲凉氛围，以舒泄心中怀才不遇的悲慨。整篇不仅使用四六对句以增加文章形式美感，更讲求用韵谐适，平仄相异，抑扬顿挫，使文章具有节奏之感。此外，尚讲求使事用典，故实俗典既润饰了文章语言，亦寄托作者情志，丰富了文章的思想感情。身临悲凉之境的陆龟蒙心情难免会陡然抑郁，念及抱负难展、人生诸种失意，绵长的思绪不由而摇荡，因而与其个性、学养相似的朱云、冯衍之际遇遭逢，闪过他的脑际，唤起他心灵的共鸣。西汉时人朱云生性耿介，因上书借上方剑请斩佞臣张禹，触怒成帝，欲斩之。其攀折殿槛高呼曰："臣得下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"。[5](P2915) 东汉时人冯衍，年仅九岁能诵诗，二十即博通群书，身负凌云之志，却因忤恼汉光武帝，不得不罢归田里，其虽不以公卿为意，恣纵于文史之间，却又无法排遣心中沦落不遇的凄悲。文中引用二人典故，无疑为渲染自己内心的悲凉，自己"直气"虽如朱云，不避讳忌，指斥时弊，讽谏当今，但只知纵情逸乐的昏君佞臣何曾理会？自己才高虽如冯衍，朝廷却不辨贤才，不得不偃归甫里。所发的感慨："朱云没后，方知直气无前；冯衍归来，始叹高才不遇"，无疑是为时代的衰颓、自己怀才不遇的际遇吟唱的一曲悲歌，掬示了心中无限的悲愤。全篇以韵律和谐、婉约雅饬的四六骈句缀结，虽为小品，却具有浓厚的唯美特质，并未脱离赋之骈俪、用典使事之旧轨。

再如《麈尾赋》：

谢文靖、桓宣武、王东亭、郄北府，相与叩《易》论玄，驱今驾古。散入神明之赜，中稽《道德》之祖。理窟未穷，词源渐吐。支上人者，浮图其形。左拥竹杖，右提山铭。于焉就坐，引若潜听。俄而啮缺风行，逍遥义立。不足称异。才能企及。公等尽瞩当仁，咸云俯拾。道林乃摄艾衲而精爽，捉犀柄以挥揖。天机发而万物张，大壑流而百川入。嗟乎！世路敧斜，藏讹掩瑕。阳矜庄而静默，暗奔竞而喧哗。贞襟枳棘，奥旨泥沙。虽然絶代清谈客，置此聊同王謝家。

文章借慨叹时无远尘绝俗、霜雪人品的隐士，以讥刺外似守志保真、超怀绝尘，实奔走于权贵之门、汲汲于功名的利禄小人。全篇音韵谐适，不仅用韵谐调，于文中四次换韵，换韵频率无定制，还讲求平仄与属对的工稳，句式因而整齐工丽。另外，文章所用之典，皆随需而施，情事融洽。如"支上人者，浮图其形。左拥竹杖，右提山铭。于焉就坐，引若潜听。俄而啮缺风行，逍遥义立。不足称异。才能企及。公等尽瞩当仁，咸云俯拾"之句，援引麈尾轻挥、崇尚清谈、高蹈逸尘的东晋时人支遁和隐居不仕、自得其乐的上古贤人啮缺之典，显然与外似不慕荣利、处静以肆志，实为汲汲功名的利禄小人形成鲜明对比，表现自己对表里不一的禄蠹的贬斥，继而冷然出之以"虽然絶代清谈客，置此聊同王謝家"之句，足见其鄙夷不屑。虽为讽刺世风衰弊的赋体小品，然而其所具有的韵律轻重悉异的和谐，属对的工整，句式的整饬，使事用典的自如，令其并未丧失赋之骈俪化特征。

总之，陆龟蒙具有诗化特征的赋体小品，角度新颖，咏微物以表讥刺，明示睡骂，尺幅之中，暗蕴灵动之势；语词不仅以犀利辛辣见长，且富有节奏感与韵律性，风格有绾合咏物、抒情两类小赋创作的趋势，宛如韵律和谐、结构完整、蕴愤激之情的四言讽刺诗。其具有议论化、散体化特征的赋体小品议论滔滔，一气流转、酣畅淋漓，其具有骈俪化特征的赋体小品则因情见意，融情入景，兼具意境之美，它们分别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孙光宪. 北梦琐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.

[2] 元好问. 元好问全集：上册[M]. 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.

[3] 陆龟蒙著，王立群，宋景昌点校. 甫里先生文集：附录[M]. 郑州：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6.

[4] 刘熙载. 艺概：赋概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.

[5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

责任编辑：高　雪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